

败家可以

睡懒觉的喵 著



爆笑掌门人
睡懒觉的喵
萌动新作

能取一分是一分的
职业砍价师
与挥金如土的
不差钱土豪

不得不说的

“剁手”

故事!

锱铢必较
有钱任性



且看两个极品如何相爱相杀!

超实用砍价必备手册



原名:
砍价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败家不可以 / 睡懒觉的喵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081-1

I. ①败… II. ①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4175号

书 名 败家不可以

作 者 睡懒觉的喵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唐 婷 朱明迪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60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,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081-1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 有钱，任性！ / 001

第二章 相了个亲 / 028

第三章 红茶陷阱 / 056

第四章 土豪客户 / 078

第五章 遵命，女朋友 / 103

第六章 神秘邻居 / 129





第七章 青梅竹马? / 154

第八章 订婚礼物 / 176

第九章 枕边风 / 201

第十章 已婚妇女 / 226

小剧场合集 / 250

婚后甜蜜番外集 / 262





BAI JIA
BU KE YI

第一章 有钱，任性！

夏浅想象过无数次自己去参加何之隽婚礼的画面。

她要么牵个小男孩去喊“爸爸”，要么就送新娘一根黄瓜，然后用无比沉痛的语气告诉对方：“一切都会好的，祝福你们！还有，如果在张医生那儿一直瞧不好的话，还是换个泌尿科大夫吧。”

但事实证明，现实往往比你想象的更狗血、更离奇。夏浅千算万算也没算到，会在这样的场合，以这样的方式，得到他结婚的消息——

夏浅此时此刻正坐在何之隽对面，听着他老婆宁萌喋喋不休地说着：

“我们婚宴总共有六十桌，时间定在下个月八号。长盛酒店的环境、菜品、服务我都很满意，可就一点，在价格上他们死活都不肯让步。按理说，我们有那么多桌，宴席套餐也是选的他们那儿最好的，可他们一点折扣都不肯给我们，夏小姐你说，他们是不是很过分？”

夏浅望着宁萌那双晶莹透亮的大眼睛，脸上带着笑，却默默腹诽：哪里过分了？要换成是自己，直接将这对狗男女踹出去了，还想打折？呵！

宁萌见夏浅不说话，只对着自己皮笑肉不笑，轻咳一声，话锋一转，娓娓又道：“我以前也没接触过砍价师，不太清楚夏小姐你们的操作模式和收费标准，如果……夏小姐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，直接说就是了。”

夏浅闻言只觉太阳穴突突地跳得疼，偏偏在宁萌面前还不能显露半分。

没错，她是砍价师，顾名思义，主要工作就是帮人砍价。因为熟悉婚庆行业，夏浅大部分业务都围绕着婚宴、婚纱、婚庆几大块展开。前两天闺蜜乐颖说她老公有个客户想请夏浅帮忙杀价，夏浅想，有生意送上门，岂有不接的道理？她便欣然应允，之后在约定的时间到了对方约定的咖啡厅，彼时她才发现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彻底悲剧了！

不过唯一让夏浅满意的是，眼下最如坐针毡的不是自己。夏浅抿了抿唇，转眼看向何之隽。他今天穿着做工考究的纯黑色西装，里面是雪白熨帖的衬衫，衬得整个人清贵俊朗。不过，比衬衫更雪白的是何之隽的脸，只见他神情恍惚，坐立不安，一双黑眸东瞟西晃，却始终不敢朝夏浅的方向看一眼。

何之隽，你也会有心虚的一天？

这头宁萌看不懂两人之间的暗潮涌动，只当夏浅稳坐钓鱼台是为了自抬身价，干脆亮明底牌道：“其实我们的要求很简单，让长盛酒店给我们打八折。如果能谈成，我给夏小姐差价的70%作为佣金。”

哟嗬，夏浅挑眉，还是个不差钱的主儿啊！

“萌萌……”何之隽当然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多少佣金，正想开口阻拦，就听对面传来清冽如泉水的声音。

“佣金的事咱们下一步再谈。现在最主要的，是我需要了解长盛酒店的婚宴价格体系以及他们酒店本身的定位。只有了解清楚商家的情况，我才敢说能否砍到你们想要的价格。唔，两位看这样行不行，我先回去做功课，最迟明天上午给你们最终答复？”

宁萌闻言当即笑逐颜开：“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那我们就等夏小姐的好消息啦。”话毕，宁萌的手机铃声也恰好响起，她看了眼手机屏幕，就笑眯眯地跑出去接电话了。

霎时，座位上只剩下何之隽和夏浅，气氛凝结。

“真爱啊。”夏浅打破沉寂，一开口就满是讥讽，“刚听说你们俩在一起那会儿，我没少诅咒你们俩，乐颖也说像你这样的渣男，能出轨一次就能出轨第二次。可事实证明，你们俩是真爱，这不都喜结良缘了嘛，恭喜啊！”

一时间，何之隽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挣扎良久才道：“夏浅，我不知道今天的砍价师是你，不然我不会……萌萌那边，她也不知道你的名字，更没见过你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乌龙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
听了这话，夏浅的火气噌噌地就往头顶蹿，拳头也在不知不觉间攥紧。宁萌和何之隽暧昧不清！可让夏浅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何之隽居然从来没在宁萌面前提过她的名字，更别说看过她的照片了——所以今天宁萌才会有这样的表情！而当年自己像个傻子似的，在看到两人亲密合照时，哭得肝肠寸断。

何之隽啊何之隽，你到底是有多少厌恶我，才会连我的名字都不愿意在人前提及？！

念及此，夏浅猛地抬头，刚好撞进何之隽那双乌黑清澈的眼眸里。犹如被蓦地浇了一桶冰水，转瞬即逝间，夏浅就又彻彻底底地清醒过来。曾经，她是那样迷恋这双眼睛，就像他的名字，清隽透彻。可当初，也正是这双眼睛，冷冷地看着她站在雨里，任她哭得死去活来，依旧不闻不问。

斯人已去，又何必因为曾经不小心踩过的一坨狗屎而生气长眼角纹呢？

夏浅呼吸再深呼吸，待调整好情绪，这才弯眼冲何之隽甜笑道：“何先生，按照不成文的规定，这顿下午茶应该是由你们来付的。您不介意我再点五十份提拉米苏打包吧？”

何之隽：“……”

最终，夏浅因为要等五十份提拉米苏慢慢打包，留在了咖啡厅。而何之隽则在

付款后，拽着一脸莫名其妙的宁萌离开了。目送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夏浅忍不住勾了勾嘴角。五十份提拉米苏是值不了几个钱，更解不了当年的恨，但何之隽要跟宁萌解释清楚这其中的来龙去脉，还是需要费些口舌的。

不过还好，他最擅长的就是撒谎，根本无须替他操心。

等待打包的过程漫长又无聊，夏浅索性给乐颖打了个电话。手机接通的瞬间，那边就传来乐颖爽朗清脆的笑声：“夏大砍价师这个时候来电话，肯定是我家亲爱的给你介绍的生意谈成了，你要请我们两口子吃饭。”

夏浅哼哼：“饭没有，提拉米苏管饱。”

“提拉米苏？”

夏浅“嗯”了声：“五十份。”

“你买那么多？”乐颖惊讶至极，“不怕胖啦？”

夏浅望着窗外的行人幽幽舒口气，换了只手拿手机，撇嘴道：“知道你家亲爱的把谁介绍给我了吗？”

乐颖微微迟疑：“你认识的？”

夏浅笑：“不仅我认识，你也认识。”顿了顿，她才说出那个深恶痛绝的名字，“何之隽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夏浅就听见电话那边传来阵阵抽气声。乐颖弱弱道：“不会那么巧，新娘是那个……”

夏浅又“嗯”了声，吞了口唾液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就是那个宁萌。”

话筒那头突然静默下来，三秒过后，夏浅才听那边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惊呼：“妈呀妈呀！这盆狗血真是淋得我……哎呀，我都找不准形容词了！不行不行，我必须把这个情节记下来，回头写进我的新坑里。”

面对职业作家的敬业，夏浅哭笑不得：“大姐，你是不是先安慰安慰我，再想你的新坑？”

乐颖“呃”了声，急忙道：“亲爱的你等着，我这就给我家陈浚打电话，让他帮你把这事儿推了。你不用再亲自出面——”

“推了？”不等乐颖说完，夏浅就截住话头道，“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推了？”

乐颖有些琢磨不透：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

夏浅垂下眼眸，用银勺将面前的芝士蛋糕戳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渣，直至其彻底体无完肤，她才抬眸轻笑道：“70%的抽成呢，我得攒多少运气才能遇到这么一对冤大头？干吗不接？”

“……”

夏浅和乐颖讲完电话，服务员也刚好过来，告知她提拉米苏已打包完毕。夏浅便起身跟随服务员去取，谁料刚走到走廊，一个熊孩子就猛地从后面窜了出来。刹那间，夏浅只觉身后被人用力推了一掌，身体陡然失去平衡，微微摇摆间就见一个

小男孩嘻嘻哈哈地从自己身边一晃而过。

“哎！”夏浅刚出声，身体就已往前倾。她下意识地伸出手，却只抓到一大把空气，眼见自己就要这么硬生生地摔下去，夏浅却觉得腰间陡然一沉——她被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捞住了。

怔忡半秒，夏浅回头，可还来不及看清对方的模样，斜立在地面上的细高跟一滑，她的身体再次往右倾倒。对方亦是猝不及防，就这么半搂着夏浅一块儿摔了下去。

顿时，只听咖啡厅内清脆声一片。

——不幸中的万幸，两人被走廊中间的置物架挡住，这才幸免于难没有真的摔下去。

——万幸中的大不幸，因两人这么一扑，摆放在置物架上的花瓶、小绿植等各色摆件碎了一地。

夏浅站定，盯着满地狼藉还有些反应不过来，领班就已神速而至，焦急地问道：“两位没事吧？”

夏浅瞥了眼眉头紧皱的领班，微微呼出口气，释然。其实，他们有事没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地损失怎么算。念及此，夏浅轻启红唇正欲说什么，身后就传来低沉而富有磁性的男声：“多少？”

夏浅循着领班的目光回头，这才终于有机会看清“恩公”的容貌。乌黑修长的眉，深邃曜黑的眼，高挺俊朗的鼻梁，以及棱角分明的下巴。夏浅只看了对方一眼就迅速做出总结：嗯，这一定是老天爷可怜她今天踩到何之隽这坨狗屎送来的大福利。这帅哥模样、身材、打扮都不错，就是现在的脸色实在太难看——黑得都能直接当墨汁使了。

这头，领班显然也为男人的样貌所惊艳，红脸结巴道：“您……您说什么？”

男人皱眉，低低又说了两个字：“赔偿。”

夏浅当即顿悟，心底忍不住扑哧一声笑，这人倒直接，明白领班的用意，干脆连弯子都懒得绕了。奈何领班还是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愣了半天只茫然地“啊”了声。

男人终于露出不耐烦的神情，指了指地上，又道：“算账。”

夏浅狐疑地盯着对方，这人什么毛病，怎么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冒？

这边，领班终于反应过来，眼眸陡亮道：“这个啊……麻烦两位稍等下，因为每样东西的价钱不一样，我需要算一下。”领班一边说，一边蹲下道，“这个玉蝶八十元，老爷车模型三百六十元，咖啡壶一百二十元……”

夏浅听到一半就听不下去了，拦住领班道：“等等等等，你再说一遍，这个玉蝶多少？”

领班面不改色心不跳，重复道：“八十。”

“八十？”夏浅提声，莞尔道，“大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种多肉植物我在青石桥一抓一大把，都不超过三十元一盆。”

领班露出为难的神情：“多肉也分很多品种的，而且这个玉蝶我们确实买的八十元一盆……”

夏浅双手抱胸，拿出十足的砍价范儿来：“那是你们的问题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撞坏你们的东西，的确该赔偿，但我只赔偿符合市场价的价格。玉蝶加上摔碎的盆，我只能给你五十。还有这个老爷车模型，怎么可能要三百六，淘宝打个对折价都有多。咖啡壶……啧，你自己看看它的材质，既不是骨瓷又不是水晶，居然要一百二？”

夏浅突然发难，领班始料未及，只能傻呆呆地僵在原地。但她没想到的是，这还只是开始。评估完一堆碎片的价值后，夏浅又转眼看向领班：“还有，麻烦你找到刚才那孩子的家长。”

领班咋舌：“啊？”

夏浅挑眉：“刚才这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，我是因为那孩子突然撞上来才摔倒的。所以如果要赔偿的话，就应该三方一同赔偿，而且他们才是主要承担方。另外，你们身为店家，居然纵容小孩在走廊上乱跑乱撞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
一席话，说得领班哑口无言。

按照夏浅这个说法，不仅她不应该赔偿，孩子家长和咖啡厅还应该倒给她钱才对。一时间，领班急得汗都出来了，却偏偏找不到理由反驳，正手足无措，就听头顶一道男声道：“不找。”

话毕，就见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从钱夹里掏出一沓钱来搁在桌上，然后，转身离开。

见状，夏浅亦是一愣，想要开口阻拦，男人却已大步流星地出了大门。霎时，只剩下夏浅和领班面面相觑。夏浅抿唇，看了看领班，又瞅了瞅那沓钱，按照这个厚度，应该不低于两千。

所以，这人的意思是……

夏浅歪头想了半天，依旧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，最后只能摇头感叹：有钱人，果然都是这么任性！

翌日一大早，夏浅就给宁萌打了个电话，表示长盛酒店的砍价单她接了。宁萌闻言欣喜若狂，一再表示若是事成，她会再封个大红包给夏浅。约定好两人下午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，夏浅挂断电话，简单装扮一番就出了门。

正值初秋，暑威尽退，天朗宜人，漫步在街头真是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。夏浅住的这栋单身公寓在二环边上，离长盛酒店仅隔一条蜿蜒绿道，她偶尔空闲时，也会去长盛酒店对面的慢时光书吧坐坐。

现在离约定的时间尚早，但夏浅习惯了早一点到“战场”备战，于是乎干脆决定先去慢时光书吧喝杯咖啡。

因为是早上，夏浅到书吧时，店里还没什么客人。她随意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，

卡布奇诺刚端上来，手机铃声就大响。看见是陌生号码，夏浅也没在意，接起电话来不及出声，就听那边低低喊了句：“夏浅。”

一听这声音，夏浅心里当即咯噔了下。饶是已分手几年，但对于何之隽的声音，她还是能一下就辨认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夏浅面对何之隽的声音，反而比面对他本人更紧张三分，咬牙再咬牙，才稳定情绪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何之隽静默片刻，似乎在思索着该如何措辞：“我听萌萌说，你已经答应接我们的砍价单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夏浅假装听不懂何之隽的言外之意，公事公办道，“何先生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尽量杀价。不过我也已经和你老婆说过了，不论成功与否，我两百块钱的出场费都是不会退的。”

“夏浅，”何之隽的声音略显压抑，“你知道我打过来不是要跟你说这个。”

夏浅冷笑：“那你要跟我说什么？”

这次，何之隽沉默的时间更长了。过了许久，夏浅才听那头沉沉道：“夏浅，你能不能不接这个单子？”

闻言，夏浅扑哧笑出声。呵！这是嫌看着她硌硬吗？多好笑，明明自己就是坨狗屎，他居然还敢嫌别人硌硬！

“这样啊……”夏浅挑眉，继续装傻充愣，“可我已经和你老婆约好下午签协议了，我总不能失信于人吧？要不，何先生你自己和你老婆说说这事？”

话毕，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响，只剩下何之隽若有似无的呼吸声。夏浅没工夫和他玩沉默游戏，皱眉道：“何先生没别的事了吧？那我挂了——”

“夏浅，”何之隽蓦地开口，声音喑哑，“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”

刹那间，夏浅的心像是被谁狠狠捏了把，紧得发疼。可还来不及开口，那头何之隽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如果你以为，这样就能报复我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夏浅：“……”

心被高高抛起，又重重落下，夏浅似乎听见胸口传来啪叽一声响，还在眼眶里打转的泪珠瞬间干涸。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夏浅深深呼了口气，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。

不该对狗屎抱希望的，这种人一辈子都是这么自私自利、偏执奇葩，她又何必跟这种三观扭曲的人多费口舌？

夏浅清了清嗓子，正声道：“我接这个单子，是因为你老婆开得起价，而我根据自己的专业评估，也觉得这个砍价单我搞得定，所以才应下来。至于你意淫的什么报复——”话至此，夏浅顿了顿，轻轻冷笑声，才一字一句接着道，“何之隽，你、配？！”

说罢，不等那边回应，夏浅就干净利落地掐断电话，然后把他拉进黑名单。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，夏浅抬头，这才赫然发现店里不知何时又多了几名客人，而她

手边的卡布奇诺也早已冷掉。

一天的好心情被摧毁得荡然无存。

拍了拍脸，夏浅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去想何之隼那坨狗屎，故意将注意力转移到邻座两个小姑娘身上。她们一个梳着爽利的马尾，一个卷着俏皮的梨花头，看穿着打扮应该都是在校大学生。此时此刻，两人正挤在一块儿，嘀嘀咕咕地分享着彼此的秘密。

“马尾”道：“都快十点半了，他到底来不来啊？别害我白逃两节课啊。”

“梨花头”安抚：“淡定淡定，他每周二、周四的这个时候都会来慢时光书吧买乌龙茶，不会有错的。”

“马尾”哼哼：“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男神长啥样，瞧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。”

正说着，“梨花头”突然拽住“马尾”道：“啊啊他来了，快看！”

夏浅下意识抬头，果然见一高大男子站在吧台，正背对着这边点单。夏浅摸了摸下巴，微微眯眼审视眼前这个男人——身上穿的是阿玛尼最新款的纯黑色手工西装，样式简约低调，细节精致到位，脚下则是芬迪的平底皮鞋，品味 get。此刻男人正低垂着头，右手插在右边裤兜里，状似随意的站姿反而使得整个背部曲线展露无遗——宽肩、窄腰，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嗯，臀部也很结实紧翘，身材 get。

与此同时，男人似乎已经点完单，掏出钱包付款。夏浅扫了眼钱包，哟！Ermenegildo Zegna，而且如果她没记错的话，这款钱包还是全国限量版。夏浅在脑子里迅速计算了下男人全身上下行头的总价，末了忍不住感叹：土豪啊！身价和消费水平也 get。

不得不说，“梨花头”选男神的眼光真是比她好太多了，就是不知道长得怎么样。像是知道夏浅在想什么，转眼间男人就回过身来，夏浅不经意地瞥了眼对方，霎时僵住——

这不是昨天的“恩公”吗！

另一边，两个小女生还在咬耳朵。

“梨花头”一边偷瞥着男神，一边脸红小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马尾”故弄玄虚地“嗯”了声，道：“禁欲系啊……果然是你喜欢的类型。”

“那到底是好，还是不好？”

“什么好不好的，”“马尾”扬声，“我觉得好或者不好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。要是真喜欢，就上去要电话号码啊！”

“梨花头”被闺蜜的话吓到，低低“啊”了声。

“啊什么啊？”“马尾”怒其不争地拧眉，“难不成你打算这么偷窥他一辈子啊？哎，你倒是快去啊！他的乌龙茶打包好要走了！”

“梨花头”还有些犹豫：“还是不要了吧，他都不认识我……”

“马尾”气极：“你就磨叽吧，这种男人，你要不去，迟早被别的女人——”“抢”

字还没说出口，两人就见邻座的女人跳起来，哧溜一下就蹿到了男人面前。

登时，两人呆若木鸡。

这头，夏浅一下蹦到“恩公”面前，眼见对方不悦皱眉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太唐突了。

理了理头发，夏浅及时补救道：“先生您好。”

对方微微眯眼：“你是？”

夏浅满脸黑线，这人什么破记性，他们明明昨天才见过！无可奈何，夏浅只得解释道：“我们昨天见过，您不记得了？在罗曼咖啡厅，我摔倒，您还扶了我一把呢！”

男人眨了眨眼，紧蹙的眉头缓缓舒展开，应该是想起来了。只可惜，依旧惜字如金，他看了眼夏浅，又说了两个字：“有事？”

这次，夏浅脸上的黑线已经多得没地方挂了。这人到底什么破毛病，怎么说话都是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蹦？练二字箴言吗？

夏浅撇嘴：“是这样的，昨天那个损失最后算下来总共是六百块钱。罗曼咖啡厅答应承担60%的责任，我自己就把另外40%的赔偿款付了。至于您留下的钱……唔，您当时也是因为扶我才不小心撞上置物架的，没有让您掏钱的道理。所以既然今天遇见您，我就把您当时留下来的钱还给您。”

夏浅一边说，一边打开包准备还钱，谁料拉链刚拉到一半，对方就冷冷道：“不必。”

夏浅怔住，与此同时，男人已经越过她离开了书吧。霎时，夏浅只听旁边扑哧一声笑，接着便听“马尾”悄声对“梨花头”说：“被拒绝了。”

夏浅深呼吸口气，站在原地拳头握紧又松开，松开再握紧，还是死活咽不下这口气，一转身，干脆也出了慢时光书吧。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西装男，夏浅直接挡在对方面前不让他走。

西装男显然很意外夏浅还会追上来，幽深清亮的眸子里写满了疑惑。夏浅叉腰，一副女流氓的语气开口：“喂，你什么人啊！给你钱还不要！给我好好站着，我就拿钱给你。”

谁料对方依旧不买账，丢下一句“送你”，绕过夏浅就要离开。闻言，夏浅的怒气值终于到达顶点，一推西装男就拦住了对方的去路。

瞪大眼睛，夏浅磨牙道：“送我？谁稀罕你的钱？是我一分都不能少，不是我的，我也一分都不要！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能随便糟蹋人民币啊？你有没有想过人民币的感受？那一分一厘也都是辛苦赚来的，不能浪费，懂不懂？！”

“拿着！”夏浅一边说，一边从包里掏出了西装男昨天留下的那沓钱，强行塞进对方手里，她终于笑逐颜开，“哎，这样才对嘛！”话毕抬头，这才发现对方的脸色已黑得不像话。

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夏浅正琢磨着再说些什么缓和气氛，就听对方冷不丁道：“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。”

夏浅眨眼再眨眼，确定自己没有幻听后，咋舌道：“你会说人话？”所以……刚才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蹦只是在蓄力？等冷却时间过了就能发大招？

果不其然，不等夏浅反应，西装男已迈前一步，发大招了：“其一，我从来就没有糟蹋过人民币，相反，我现在所做的正是尊重它、爱惜它的表现。你知道我一天的薪酬是多少吗？知道耽误我一小时可能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？我与其在这里和你纠缠或者听你和咖啡厅服务员叽叽歪歪，不如回公司多签两个合同，所以我不觉得我留下这笔钱作为赔偿款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一直都是小姐你在耽误和糟蹋我的人民币。

“其二，我昨天离开前已经明确表达过这钱是留给咖啡厅的赔偿款，身为没有执法权力的普通公民，你根本就没有权力收回这笔钱。严重点说，你已经侵犯了我的权益，麻烦你把这钱退还给咖啡厅。

“其三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，也没有兴趣知道。但如果你再这样跟踪或者骚扰我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最后，算是我给小姐你最真诚的建议，你该减肥了。如果不是你体重超标，我昨天根本不会承受不住你的体重和你一起摔下去。

“就这样，别再跟上来。”

说完长长长长一段几乎不带停顿的话后，西装男掉头就走，只剩下夏浅定在原地目瞪口呆。

半晌，终于消化完所有话的夏浅顿悟，朝着对方离去的方向跳脚道：“王八蛋，你骂谁胖？！”

下午，夏浅和宁萌签订好砍价协议后就直奔长盛酒店。按照事先商量好的，夏浅假扮成宁萌的表姐，今天来酒店的目的就是陪妹妹交婚宴定金。

到酒店后，一位姓秦的营销经理接待了两人。秦经理微胖，三十来岁，一笑起来脸上就只剩下两条缝，看起来亲和有加。秦经理陪着两人看了婚宴场地以及配套茶坊后，才将两人迎进了会议厅。

一进会议厅，秦经理就开门见山道：“两位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去准备宴席合同了。”

宁萌闻言撑起身来就要说话，夏浅悄悄拍了拍她的手背，以示她少安毋躁。秦经理弯成月牙的小眼闪了闪，敏锐道：“怎么，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

夏浅冷笑：“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家亲戚爱打麻将的比较多，刚才我和表妹就在说，你们送的包间肯定不够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还能另外订包间吧？怎么收费的？”

砍价最大的忌讳，就是一上来就和对方杀价。这样往往让卖家觉得你只是砍着

玩玩，未必真的想买。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表现出极大的诚意，让卖家相信你是真的对产品感兴趣，真心实意地要买。而表达这种诚意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认真挑剔产品的细节，你挑得越细，卖家越觉得有戏。

果然，夏浅这么一挑，秦经理就上钩了。复将小眼眯成一条线，秦经理不厌其烦地解释道：“这个当然可以。我们的小包一天包断的话，是四百八十元，中包六百八十元，大包八百八十元。”

夏浅装作一副释然的样子，又咨询了几个小细节，秦经理都一一耐心作答。觉得差不多了，夏浅见好就收，粲然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那我没什么问题了。”

秦经理道：“那我去准备合同了？”

听了这话，宁萌急得直扯夏浅的衣袖，夏浅只当不知道，含笑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秦经理前脚出了会议厅，宁萌后脚就跳了起来，嚷嚷道：“你怎么就答应他了？说好的八折呢？这价钱还没谈呢，怎么就要签合同了？”

相比起宁萌的十万火急，夏浅简直悠闲到不能再悠闲，她轻轻呷了口清茶，才缓缓道：“少安毋躁。”看我怎么杀他个片甲不留。

秦经理再回到会议室时，手上已多了两份合同。夏浅虚张声势地看了会儿合同，这才敛眉惊呼：“一桌三千？”话毕，夏浅夸张地坐直身子，瞪圆杏眼盯住“表妹”道：“你们之前谈的，是三千元一桌？”

“是啊。”宁萌按照夏浅事先吩咐的，也开始有板有眼地演戏，“我和之隽毕竟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所以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儿最好的宴席。姐你看，三千元这个套系里有你最爱吃的法国蜗牛……”

宁萌一边说一边将菜单递到夏浅跟前，谁料话刚说了一半，夏浅就啪的一声合上菜单。宁萌微愣，讶然道：“怎么了，姐？”

夏浅望着宁萌那张茫然无措的漂亮脸蛋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得不说，宁萌不去演戏简直就是影视界的一大损失——这货实在是太会装了！

抬头冲秦经理笑了笑，夏浅启齿道：“不好意思秦经理，我们临时有点事，签合同的事……咱们再约时间。”说罢，不等秦经理反应，夏浅牵着宁萌就往外走。

宁萌“咦”了声，满脸写满了莫名其妙：“姐，哎，这……这怎么回事啊？”

夏浅将宁萌拽到身边，以在场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跟“表妹”咬耳道：“你听我的！咱们先出去跟吴经理打个电话再说——”

话音落下，秦经理恰到好处地走到了两人跟前。夏浅面上依旧波澜不惊，心里却忍不住微扬：嘻嘻嘻，鱼儿上钩了。这头，“秦肥鱼”端笑着：“夏小姐，你看…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刚才好像听见您说……吴经理？是咱们这儿的吴恬恬吴经理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她。”夏浅装作一副犹豫的样子，咬唇想了想，这才道，“秦经理，

有些话我本来不想拿出来说的，但你们也太没诚信了吧，怎么价钱一天一变？”

被夏浅质问，秦经理脸色骤然一变，转瞬间又恢复常态地笑起来。

“来来来，”秦经理将两人重新请回座位上坐定，又斟好茶，这才幽幽开口，“夏小姐先别急，咱们有什么误会坐下来慢慢说。”

“没什么误会，”夏浅挑眉，“事实就摆在眼前。我上个月才来你们这儿吃过饭，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菜单，价格是两千四百元一桌。”

闻言，宁萌颇为配合地呼出声：“怎么会便宜这么多？”

“你以为呢？”夏浅看向“表妹”，满脸愤懑，“我当时就是觉得这家酒店的环境、菜色都不错，才推荐你来这儿订婚宴的，没想到才几天工夫就涨了这么多，我当然不在你这儿定。”

夏浅故意咬重“你”字，又意有所指地看了眼秦经理。比起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其实卖家往往更在意煮熟的鸭子飞到别人嘴巴里。是以一听夏浅这话，秦经理立马急了。

“这么说，当时是吴经理接待的夏小姐了？哈哈，我就说这中间有误会吧！我给两位解释下，我们这儿的菜系是分商务餐和婚宴餐两种的。商务餐，因为经常有一些合作商家过来，所以偶尔会打一些小折，夏小姐当时来吃的，应该就是这种折扣商务餐。而我们的婚宴餐，更注重品质和服务，所以是没有折扣的。

“另外，虽然两个套餐看起来菜单差不多，但其实是有些微差别的。比如咱们这个婚宴套餐就有免费的头菜赠送，商务套餐则没有。然后甜品两位也可以比对下，婚宴套餐的甜品……”

不等秦经理比较完，夏浅就不耐烦地打断道：“那你们酒店的政策很不合理啊！凭什么商务餐可以打折，婚宴就不能打折呢？再说了，从数量上来讲，我妹妹的婚宴桌数也不比小型商务活动的桌数少吧？咱们可有六十桌呢！”

“对，”宁萌附和道，“秦经理，你要不就给我打个折吧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秦经理额头满是细汗，为难道，“两位，不是我不肯打折，是我们上面真的有规定。这个就算换成吴经理来谈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话毕，秦经理又想了想，一副忍痛割爱的样子咬牙道：“这样吧，如果你们今天能定下来，我把你们的酒水服务费全免了，另外再加送十个小包，怎么样？”

闻言，夏浅轻挑眉眼，唇角上扬。哟嗬，他们刚才还在说包间不够，这就免费送十个。投其所好，这秦经理挺会来事的嘛，老狐狸！这样就想打发她们？没那么容易！

夏浅清了清嗓子：“酒水服务费本来就是不合法的，什么全免不全免？根本就不该有！至于那十个小包，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秦经理，这样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是真心实意来订婚宴的，我妹妹连钱都准备好了，可你却一点折扣都不肯给，真是好伤我们的心啊！”

一时间，秦经理只觉一个头两个大，他干这行七八年了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能说会道的女人，可上面那位的政策又确实——

想到酒店内部的烦心事，秦经理脑袋疼得嗡嗡直响。揉了揉太阳穴，他摆手道：“夏小姐、宁小姐，这样，咱们不说了。加送你们十二个小包，一个蜜月套房，另外每桌再加一道凉菜、一道热菜，酒水服务费全免，婚庆入场费全免，行了吧？”

话毕，夏浅本来张合个不停的嘴突然停了下来，若有所思地看向旁边的宁萌。秦经理唯恐夏浅再发难，半开玩笑半认真道：“大姐，我能给的真就这么多了。”

宁萌拧眉，泄气地靠在沙发椅上，似有些失望，又似有些动摇。

夏浅转了转眼珠，柔下三分语气道：“秦经理，我就想明白了，你送这么多，算下来价值也不低了，干吗就不肯给我们打个折呢？”

秦经理一噎，说不出话来。

夏浅朝秦经理的方向靠了靠，又道：“我们本来就有十来道菜了，再加菜也是浪费，现在不都提倡勤俭节约嘛，所以打个折啦！咱们要的不多，八折！你要点头，我们立马签合同刷卡！”

此话一出，秦经理算是彻底明白了——今天真是真正遇到对手了。愁眉苦脸地摇了摇脑袋，秦经理道：“说了这么多，您老还是不信，我是真的没权力给您打折。不然就像您说的，我怎么会送你这么多东西？光是咱们酒店的蜜月套房，就是两千八百八十八元一晚的。”

闻言，夏浅暗地里舒出老长一口气来，磨了这么久嘴皮子，总算是说到重点了！

跷起二郎腿，夏浅往沙发椅上轻轻一仰，女王范十足：“既然你没权力打折，那就找个有权力打折的人来谈！”

话音落下，秦经理和宁萌齐齐被夏浅震慑住。谁料夏浅话锋一转，居然又软下语气来：“秦经理，其实不瞒你说，我在来之前做了些功课。你们长盛酒店呢，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品位，但你们大部分业务都来自商务和旅游两个渠道，我没说错吧？婚宴市场也是今年才新开辟的，对吧？所以换句话说，你们在婚宴这块根本就没有什么优势，菜系也是偏粤味，一点都不符合本地人的口味。我们来你们这儿订婚宴，图的就是个环境和你们五星级的招牌，你们在饭菜价格上给我们让点利，也不过分吧？”

秦经理咋舌：“可是——”

夏浅抢过话头，继续道：“另外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妹夫是电视台主持人，虽然名气的确比不上歌星、明星，但他认识的明星朋友多啊！你想想，到时候如果我们真在你们这儿办婚礼，来几个演员、歌星参加，哎哟喂，简直给你们酒店做免费宣传了！”

“但是我——”秦经理还想据理力争，夏浅却拍了拍他的肩，潇洒道：“好了，你就照我刚才说的，把话带给上面的人，让他下来跟我谈。”